



# 现代文学论集

XIANDAI  
WENXUE  
LUNJI

06.6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

167

现代文学论集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5毫米32开本 印张5 1/2 118,000字

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350册

书号 10091·783 定价：0.41元

## 目 录

### 生命的主流

——重读闻一多先生的《红烛》和《死水》

.....赵仲邑 ( 1 )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的独特性及其评价.....庄钟庆 ( 11 )

叶圣陶童话创作的思想轨迹及其艺术特色...金 梅 ( 25 )

蒋光慈的创作道路.....田本相 ( 55 )

### 《赛金花》之我见

——由柯灵、洪适等同志的文章引起的

.....箭 鸣 ( 85 )

### 重评《赛金花》

——兼驳某些“批判”文章.....王剑丛 ( 102 )

谈历史剧《蔡文姬》的历史真实性.....张毓茂 ( 113 )

### 作家的生活素养是艺术创造的真正基础

——论柳青的艺术观和艺术创造 之二

.....刘建军 蒙万夫 张长仓 ( 124 )

论李准的创作道路.....刘景清 ( 138 )

### 细腻的情思

——茹志鹃小说风格谈.....赵凤翔 ( 160 )

---

# 生命的主流

——重读闻一多先生的《红烛》  
和《死水》

赵 仲 邑

我心房里烧上一盆火，  
静候着一个远道的客人来，  
我用蛛丝鼠矢煨火盆，  
我又用花蛇的鳞甲代劈柴。

——《末日》

在闻先生还没有献身于民主运动以前，一般谈论闻先生的诗的，多引用闻先生这类发着绿晶晶的幽冷的光的句子，似乎只有这些才是闻先生唯一富有代表性的诗作。其实闻先生的诗的意境决不是那样的狭窄。他溺爱生命的多彩（色彩）。在《口供》里，他自供爱“白石的坚贞，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他也“爱英雄，还爱高山，”还“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末日》是闻先生对于“死”的歌颂，但孤立起来看，并不能了解闻先生精神生命的主流。

从《红烛》与《死水》这两个集子里，我们感觉到诗人的生命在放射着强烈的光和热。《红烛》这一首序诗是诗人生命的象征。从这里，我们看见了诗人救世的宏愿：

红烛啊！  
既制了，便烧着！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底梦，  
烧沸世人底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也看见了诗人舍己为人的精神：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底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这两章也可以说是诗人对于自己生命崇高的估价，和对生命真谛的理解。他希望自己“尽可多多创造快乐去填满时间”（《时间底教训》），他追求生活的“美与爱”，他如一只“随阳的鸟”，是“光明的追逐者”（《孤雁》）。然而《红烛》和《死水》的年代，诗人所接触到的现实是纷乱的、丑恶的、残酷的，它使诗人生命的“红烛”不能快活地尽情地燃烧，这才使诗人伤心流泪：

哦！我知道了！  
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

你烧得不稳时，  
才着急得流泪！

——《红烛》

纷乱的现实，使诗人感到苦闷彷徨：

更鼓啊！  
一声声这般急切；  
便是生活底战鼓罢？  
唉！撞断了心弦，  
搅乱了生波……  
战也是死，  
逃也是死，  
降了我不甘心。  
生活啊！  
你可有个究竟？

——《深夜底泪》

“再走上那没尽头的黑道罢！”但是他“受伤太厉害”了（《我是一个流囚》）。于是他歌颂“睡”（《睡者》），歌颂“梦”（《雨夜》），甚至是歌颂“死”（《死》十一年一月二日作……）藉此来寄托他那受了伤的灵魂。他也明知这是梦幻，但对苦闷彷徨的心灵来说，那也是无可如何的啊！

哦！原来真的已被我厌恶了，  
假的就没他自身的尊严吗？

——《雨夜》

当闻先生在抗战后期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取得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时，他当然是否定了庄子和道家唯心论的哲学思想，然而在写《红烛》和《死水》时期的闻先生，对于庄子和道家的思想是喜爱的。他的诗作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他对灵与肉、生与死的看法上面。闻先生在《道教的精神》中说：“道家是重视灵魂的，以为活时生命暂寓于形骸中，一旦形骸死去，灵魂便被解放出来，而得到这种绝对自由的存在，那才是真的生命。”（《闻一多全集》一甲集一五〇面）诗人受了这种宇宙观人生观的影响，在他的诗作中把肉体当作灵魂的监狱，要求冲破了这监狱而使灵魂得到解放。《红烛》中的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表现的也就是这样的思想，然而当无情的现实逼使他不能贡献自己来解救世人时，他只有要求自己灵魂的解放了：

啊！缕缕蜿蜒的青烟啊！  
仿佛是诗人向上的灵魂，  
穿透自身的躯壳：直向天迈往。

——《雪》

《美与爱》《烂果》，也寄寓着同样的思想。即使是他对于“睡”“梦”和“死”的歌颂，也是从这种哲学思想的基础出发的。

黑暗的年月，看不见出路而彷徨苦闷的闻先生，将自己

痛苦的灵魂，寄托在缥缈的“睡”“梦”“死”的幻境里，寄托在虚无的道家的哲学思想里，寄托在爱情的歌唱或幻想的爱里（《贡臣》、《国手》、《香篆》、《爱之神》、《红豆》、《李白之死》……），寄托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青春》、《春之首章》、《黄鸟》、《秋色》……），寄托在艺术之宫里（《剑匣》）。然而他到底是现实社会里面的人，他到底不能对现实生活熟视无睹。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奉直战争使他寒心：

上帝啊！眼看着宇宙糟蹋成这样，

可也有些寒心吗？仁慈的上帝哟！

——《初夏一夜底印象》

闻先生是一个唯美主义的诗人，也是一个爱国主义的诗人。他热爱我们祖国的土地、风物，热爱我们祖国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和文学的传统。他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说：“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戈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闻先生自己的诗也没有拒绝西洋文学的影响，但在他的诗中我们看见更多的是我们祖国美丽的山川文物，更多的是他对于祖国可爱的土地和灿烂的历史文化文学传统的热爱。在《红荷之魂》中他询问红荷的灵魂到底是谁：

是千叶宝座上的如来，



还是丈余红瓣中的太乙呢？  
是五老峰前的诗人，  
还是洞庭湖畔的骚客呢？

祖国许多美丽的传说，都化成了缱绻的诗魂，像这样的例子，在《李白之死》《剑匣》《回顾》《幻中之邂逅》《忆菊》《祈祷》等诗中还可以找到很多。此外读到了《我要回来》中“莎鸡”，《夜歌》中“蛸螭”这样的词汇我们会想到《诗经》，读到了《太阳吟》中“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这样的句子会想到《楚辞》，读到《秋色》中“灵风”这样的字眼会想到唐诗。诗人对于我们古典文学中的语言也是同样热爱的。（自然，正如朱湘在《闻一多君的诗》中所批评的，闻先生诗中的用字有时太文，像“莎鸡”“蛸螭”，我也觉得不必运用到新诗中去，不过这里是拿来说明闻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热爱罢了。）

但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祖国一直都被那些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所侵略和贱视的，诗人对于祖国既然有着高度的热爱，当然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有着强烈的憎恶，虽然他那时到美国留学：

啊！那里是苍鹰底国土——  
那鸷悍的霸王啊！  
他的锐利的指爪，  
已撕破了自然底面目，  
建立起财力底窝巢。  
那里只有钢筋铁骨的机械，  
喝醉了弱者底鲜血，

吐出些罪恶底黑烟，  
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  
教你飞来不知方向，  
息去又没地藏身啊！

——《孤雁》

民族的歧视，诗人到了美国，感受得更加深切了，爱国主义的情绪更加激动了，有名的《洗衣歌》，表现了诗人更加鲜明的爱憎。美国资产阶级对华侨从事于洗衣这种职业是非常贱视的，因此诗人理直气壮的出来替我们华侨声辩：

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  
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  
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  
你们家里的一切脏东西，  
交给我洗，交给我洗。

这里面具有我们民族的自豪感，也具有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贱视。

本来对于祖国已有着深厚的感情，加之以在美国又受到民族的歧视，因此他更加眷念祖国了。因此他在美国曾经写过怀念祖国的《太阳吟》，说那里的山川“不像我的山川”。又曾写过赞美祖国底花的《忆菊》：

啊！自然美的总收成啊！  
我们祖国之秋底杰作啊！

啊！四千年的华胄底名花呀！  
你有高超的历史，你有逸雅的风俗！

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  
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

在美国他听见祖国在召唤他，他怀着满腔的热情回到祖国来，然而祖国所给予他的依然是失望：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

——《发现》

他所看见的是寂无人烟的荒村（《荒村》），和“满城都是鬼”的北京城（《天安门》）。三一八惨案给予诗人的痛苦是够深的。军阀将一个想望中的祖国糟蹋得不成样子，尽管表面装点得五光十色，但实际上是臭腐的令人恶心的：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死水》

在这些诗作里充满了诗人对祖国悲观的情绪，然而在悲观中蕴藏诗人对丑恶的现实无比的憎恨和愤怒，这是他感情中积极的因素，都是从爱国主义的思想产生出来的。同时在《祈祷》和《一句话》里，对于我们的民族和“咱们的中国”还是

充满了信心。他说：“请告诉我这民族的伟大！”（《祈祷》）他说：“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一句话》）

回国以后，在黑暗的政治环境里面，诗人感到还是没有出路，也曾写过《末日》这样歌颂“死”的诗篇，然而根据以上的叙述，诗人这时显然是已经向现实突进了一步了。他的视野扩大了：

静夜！我不能，不能受你的贿赂。  
谁希罕你这墙内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还有更辽阔的边境。  
这四墙既隔不断战争的喧嚣，  
你有什么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是让这口里塞满了沙泥，  
如其它只会唱着个人的休戚！  
最好是让这头颅给田鼠掘洞，  
让这一团血肉也去喂着尸虫，  
如果只是为了一杯酒，一本诗，  
静夜里钟摆摇来的一片闲适，  
就听不见了你们四邻的呻吟，  
看不见寡妇孤儿抖颤的身影，  
战壕里的痉挛，疯人咬着病榻，  
和各种惨剧在生活的磨子下。

——《静夜》

从《红烛》到《死水》，诗人表现在里面的感情是向前发展的，然而每一首诗都燃烧着火一般的感情，都蕴藏着强烈的爱憎。只要他认为是美的对象，他都对它表现了强烈的

爱，以至愿意贡献出他整个的生命。对于爱情，他愿意将他自己的灵和肉，“输得干干净净！”（《国手》）对于艺术的美，他愿意“昏死在他的光彩里！”（《剑匣》）然而最可贵的还是他为了人世间的光明和快乐，他愿意自己“烧蜡成灰”。（《红烛》）在《红豆》中对恋爱他愿尝辣的、苦的、酸的滋味，而将“甜的红豆都分送给邻家作种子”。他在美国留学时曾经说过：“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闻一多全集》—《年谱》四十五面）在《红烛》和《死水》中，有许多诗作都流露出诗人这样的热爱，尤其是《洗衣歌》《荒村》《飞毛腿》更充满了对于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关注。他对于丑恶的现实的憎恨，也就是这种爱另一方面的表现。就是他诗中这种爱国主义和舍己为人的精神，我以为才是诗人生命的主流。自然他这时期受到民族的歧视，还不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痛恨军阀，还不能认识封建主义的本质；热爱祖国，还不能了解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他的爱国主义还是抽象的；自我牺牲的对象还是模糊的；然而我们难道可以因此而否认诗人灵魂的高贵吗？决不可以。当诗人在抗战后期由于对现实生活有了比较深入的体验，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认清了历史发展的道路，而成为一个民主战士以至献出了他整个的生命流了最后一滴血时，他那种为人民民主事业而斗争的献身精神和大无畏精神，和他《红烛》和《死水》里面舍己为人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还是一脉相承的。我们阅读《红烛》和《死水》，只有通过那唯美主义的艺术形式去探索诗人对于现实生活的美学评价，从诗的思想感情当中去发掘那些最本质的东西，我们才能把握诗人真实的生命，和确定他的诗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的独特性及其评价

庄 钟 庆

茅盾的著名短篇《春蚕》、《秋收》、《残冬》，向来称为农村三部曲。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一定地位，它们在思想价值、艺术创造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是值得研讨的。

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中的各篇各自独立又是相互联系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三十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农村的破产，指出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实行武装斗争才有出路。

《春蚕》写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秋收》作于一九三三年一月，《残冬》也是一九三三年写的。

《春蚕》通过江南农村富裕农民老通宝家境的变迁，概括地反映了旧中国农村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高利贷者联合敲诈和剥削，造成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小说写了老通宝家“十年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帝国主义经济入侵后，洋货不断倾销，老通宝“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一天一天不值钱”，国民党“派到乡下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削，这样，老通宝一家日益穷困，不但“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

《春蚕》着重描写了“一二八”上海战事后老通宝在春

蚕丰收成灾中的惨局，揭示农民贫困化的特定历史原因。那时老通宝正在勉力支持穷困生活之际，眼看蚕花好收成，于是“他的被穷困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他“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一切临时借贷都指明在这‘春蚕收成’中偿还”。果真春蚕丰收了，收成了五百斤的茧子，然而结局却是这样：“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为的养了五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饥熬夜还都不算！”春蚕丰收成灾究竟是什么原因？作品并没有描写得很清楚，不过我们结合作者有关材料来研究，可以看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小说写到“一二八”上海战争后，“丝厂都关门”，“茧厂也不能开”。这就是说上海的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sup>①</sup>不过，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即“和东洋人也讲拢，不打仗了”，可是不少茧厂仍然不能开门。这就有特殊的原因。那是一九二九年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困境，极力扶助丝商，大肆倾销日本丝，“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sup>②</sup>，国际经济危机波及上海，以致“银钱业都对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不了”<sup>③</sup>。由于中国丝外销受到国际市场严重影响，致使上海战争停火，也无法解决蚕茧销路问题。幸存的丝厂茧行为了“要苟延残喘便加倍剥削蚕农，以为补偿，事实上，在春蚕上市的时候，茧商们的托拉斯组织已经定下了茧价，注定了蚕农的亏本，而在中间又有‘叶行’（它和茧行也常常是一体），操纵叶价，加重剥削，结果是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小说描述正当春蚕丰收在望，“叶行情飞涨了”，“四块钱一担”，老通宝只好

“把他家那块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去抵押”，“买来了三十担桑叶”。没有料到，春蚕丰收了，可是卖不出去，终于花了好大力气才把茧子弄到无锡下的茧厂去卖，又遭到茧厂苛刻的挑剔：“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里挑剩了那么一筐，不肯收买。老通宝他们卖得一百十一块钱，除去路上盘川，就剩下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小说结尾写了老通宝把卖不出去的八九十斤茧子做成丝，拿到镇上当铺，才把“清明前当在那里的一石米换了出来。”由此看来，春蚕丰收成灾的惨局是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和军事侵略的压迫，以及中国商业资本家残酷剥削造成的。

《秋收》写的是“谷贱伤农”的故事。老通宝经历了春蚕丰收的悲剧，落得白赔桑地和负债之厄运，过着吃南瓜和芋头的艰苦日子，他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把希望寄托在水稻的好收成。他先是向吴老爷借钱买米，未能如愿，只“赊了三斗，等到下半年回收起来”“就要还他五斗糙米”，后来再向小陈老爷借债购买肥料。水稻“象发疯似的长起来，也发疯似的要水喝”，老通宝又借了八块钱的债，租了洋水车，指望水稻丰收后可以“债清一半”，可是“老通宝的幻想的肥皂泡整个儿爆发了！”水稻虽然好收成，由于资本家压低价格，米价不断下跌，小说写道：“镇上的商人”“只看自己的利益，就只看见铜钱，稻还没有收割，镇上的米价就跌了！”“到乡下人收获他们几个月辛苦的生产，把那粒粒壮实的谷打落到稻桶里的时候，镇上的米价飞快地跌到六元一石！”“最后，乡下人挑了糙米上市，就是三元一担也不容易出脱”，“然而讨债的人却川流不绝地在村坊里跑，汹汹然嚷着骂。请他们



收米罢？好的！糙米两元九角，白米三元六角！”老通宝一家“白辛苦了一阵子，还欠债！”老通宝秋收的惨痛经过，生动地揭露了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加紧剥削农民，造成了“谷贱伤农”的悲剧。

如果说《春蚕》、《秋收》着重揭露帝国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同农民的尖锐矛盾，那么，《残冬》则是侧重表现地主官僚阶级同农民的对立。“春蚕的惨痛经验作成了老通宝一场大病”，“秋收的惨痛经验便送了他一条命”。他的大儿子阿四、媳妇四大娘和多多头过着更为困苦的生活：“田，地，都卖得精光，又欠了一身的债，这三间破屋也不是自己的”，阿四等农民对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和官僚怀着强烈的憎恶感情。小说开头描写阿四村子“一望只是死样的灰白，只有村北那个张家坟园独自葱茏翠绿。这是镇上张财主的祖坟，松柏又多又大”，“偶尔那坟上的松树少了一棵”，“张财主就要村里人赔偿”。张财主之所以胆敢肆无忌惮地对农民进行经济掠夺，那是他同官僚相勾结的。例如农民骂他几句，他就去叫了警察来捉去坐牢；他同“贩私盐的，贩鸦片的”串通一气，“坐地分赃”，而国民党官府里局长也是同他们狼狈为奸的。农民在地主官僚压迫下“没有饭吃，闹哄哄地抢米的时候”，地主阶级地方武装保安团还要敲诈他们，派团捐到他们的头上，真是令人发指！农民与地主矛盾尖锐化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

有压迫就有反抗。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农民抗争的历程。《春蚕》中的多多头与老通宝对生活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多多头虽然承继老通宝热爱劳动的传统，然而他不相信老通宝那种认为勤俭可以翻身的守旧思想。尽管他对未来生活不甚了然，可是他对当时不合理生活却是不满意，这就为他走上斗争道路作了精神上的准备；《秋收》描写了春蚕丰收反而